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十六回 林如海觀書疑黛玉 賈夫人借故問鴛鴦

卻說潘又安司棋夫婦自芙蓉城回轉鄂都，進了衙門，叩見了賈母並林如海夫婦，呈上了黛玉的稟啟，並寄來的物件。賈母並林如海夫婦，俱名大喜。林如海便將黛玉的稟啟拆開看時，只見上寫道：違 女玉自暎違膝下，迄今十有餘載。孤弱兢兢，形影相弔。

幸賴外祖母慈庇，移取來京，衣食藥餌，撫養成立。方幸一介餘生，稍慰九願慈念，不意時命不辰，橫遭夭折。偶因一念之癡，遂抱百年之恨，幽魂一縷，幸返太虛，明月清風，都無所苦。昨因司棋夫婦護送尤姊來境，跪讀慈諭，始悉父母大人榮任鄂都，與外祖母共聚。女私衷竊慰，但思慈幃不遠，咫尺天涯，音問雖通，相逢無日。言念及此，肝腸斷絕。惟原早升上界，速轉天曹，此女所日夜引領而望之者也。茲遣司棋夫婦回轅，敬具寸稟，恭請慈安。臨稟泣涕，不知所云。

林如海看畢，不禁傷心落淚，招的賈母並賈夫人也都流下淚來。

林如海勸道：「老太太不必傷心了，外孫女兒既有了安身之處，將來相逢有日。我算著日子也差不多了。」說著，正要問司棋，盤究黛玉在太虛幻境的光景。只見鳳姐、鴛鴦在裡間，掀著簾子，向外張望。林如海見了，便立起身來道：「我且到書房坐坐，讓姑娘們出來，也看看他妹妹的書子。」說著，就出去了。

鳳姐見了，連忙出來，向司棋問道：「林姑娘身子可好？」

他們的光景怎麼樣？」司棋道：「姑娘身上很好，就只是想念老太太、姑老爺、姑太太，心裡十分著急。那裡的光景兒，比我們這裡還強呢。元妃娘娘和二姑娘，他們大家俱問二奶奶的好。」鳳姐道：「二姑娘怎麼不留你多住些日子呢？」司棋道：

「二姑娘倒也要留的，只為我和潘又安一同去的，那裡都是些仙女們，出入不大方便，所以姑娘打發我們早些兒回來了。」

鳳姐點點頭兒，又向賈夫人道：「姑太太這可放了心了，我早就說我妹妹在那裡很好，姑太太還不肯信，這會子司棋回來了，可見我的話不是撒謊呢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姑娘，你才沒聽見你妹妹書子上寫的，只盼著娘兒們早些兒見面。又不知你姑爹幾時才得轉升，教我心裡急的怎麼受得呢？」說著，又流下淚來。

賈母勸道：「你也不必著急，你才沒聽見姑老爺說，算著日子也差不多兒了麼？」

賈夫人擦了眼淚，又問司棋道：「你看姑娘的臉面兒怎麼樣，弱不弱呢？」司棋道：「姑娘的模樣兒，那裡還像從前的弱樣兒了，那個臉上紅是紅白是白的。那一種幽閒體度，畫兒上也畫不出來的。姑太太只管放心罷。那裡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儘夠了，貼身服侍的又有晴雯、金釧兒兩個丫頭，還沒那麼逍遙自在的呢！」

賈夫人道：「晴雯、金釧兒這兩個名字，我倒聽著很熟，就只是記不得他們的模樣兒了。這兩個丫頭年輕兒的，怎麼也都死了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晴雯是我寶兄弟屋裡的丫頭，就是為司棋和潘又安他們鬼鬼祟祟的丟下了個香袋兒，被傻大姐搶著了。太太知道了，就疑心丫頭裡頭有平常的，把寶兄弟恐怕引誘壞了。偏他老娘王善保家的，和晴雯有確兒，就在太太跟前說了晴雯的多少不好處。太太便生了氣，把這個丫頭帶著病兒擡出去了，就這麼生兒的把個丫頭氣死了。金釧兒是我太太屋裡的丫頭，那年夏天太太睡中覺，他就和寶玉鬼鬼祟祟的說話，被太太聽見了，打了一個嘴巴子，也擡了出去。這個丫頭，他就自己羞憤跳井死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兩個丫頭即是這樣行為不端，怎麼你妹妹還要他們貼身服侍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姑太太沒聽明白，這兩個丫頭原是好的，這都是受了委屈死的。」

賈夫人道：「晴雯這個丫頭算他委屈罷了，怎麼金釧兒也算委屈嗎？」鳳姐笑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知道，原是我寶兄弟先招他來，他不過說了句『金簪兒掉在井裡，你急什麼呢？』這句話就教太太聽見了，就打就擡的，究竟並沒什麼苟且的事情。」

「賈夫人笑道：「這樣看起來，你寶兄弟也是一個小淘氣精兒了。怎麼這樣一個淘氣的人，這會子倒又出了家了，可教人真不懂了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這都是小時候的事。後來為什麼出家，我們可也就知道了。」

賈母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也老的不用了，又搭著諸事他們都瞞著不肯告訴我。我只知道一個跳了井，一個擡出去了。」

那裡知道他們有這些鉤兒麻藤的勾當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這些事誰敢教老祖宗知道呢？你老人家記不得了，寶兄弟捱了老爺一頓好打，是為什麼呢？」賈母道：「猴兒精，都是你們不好。」

像這樣的事情，也有該瞞著我的，也有該教我知道的，你們一概瞞的風雨不透的。這會子鬧的死的死了，出家的出家去了，今兒你才樣樣般的說出來了。」鳳姐聽了，把頭一扭，忙取了賈夫人的煙袋，推故裝煙去了。這裡賈夫人便教丫頭、婆子們把黛玉寄來的儀物，打開查點清楚，按著分兒分的分了，該收的收了。這才收拾擺過了飯，各自隨便散了。

到了晚上，各自歸房安寢。林如海進了臥室，在燈下復將黛玉的稟啟，展開細看。因向賈夫人道：「我細看女兒書子上的話，竟有些緣故在裡頭。他說『偶因一念之癡，遂抱百年之恨』，倒像有什麼心願不遂抱恨而死的意思。」賈夫人吃了一驚，忙道：

「你再念一遍給我聽呢。」林如海遂又念了一遍，賈夫人沉思了半晌，道：「是了，怪道呢，我只追問到他到底什麼病死的？老太太他們就含糊糊答應起來。那一天，我問寶玉為什麼瘋了？鴛鴦就說了句『總是為林姑娘來麼』，鳳丫頭就忙忙的瞪了他一眼，我就再沒往下問了。今兒說起晴雯、金釧兩個丫頭來，裡頭也有寶玉。老太太又說鳳丫頭，都是他們『瞞的風雨不透的，這會子鬧的死的死了，出家的出家去了』。仔細推詳起來，只恐怕寶玉也和我們黛玉有什麼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咽住了。林如海便把書子一摔道：「若果這麼著，這個丫頭還成了我們的女孩兒了麼？」賈夫人道：「老爺不用著急，我想我的丫頭斷乎還不至於此。只怕這裡頭還有別的緣故，也不可不知。」林如海道：「這個寶玉姪兒，我卻沒見過，不知人品兒長的怎麼樣呢？」賈夫人道：「你見他的時候，他不過三四歲，長的原得人意見兒。聽見他們說，這會子竟是第一等的人物兒。況又中了舉，學問自然也是好的了。」林如海沉思了一會道：「我想來寶玉姪兒既有才有貌，我們黛玉女孩兒也是有才有貌的，又是從小兒在一塊兒長大的了，只怕他們就難免彼此都有個愛慕的心腸，也不可不知。及自後來寶玉姪兒卻又娶了薛家的女孩兒，這不是他們彼此就都不很遂心了麼？」

「賈夫人點頭兒道：「是啊，老爺猜疑的不錯，才剛兒老太太說，死的死了，出家的出家去了，都是鳳丫頭的不好。鳳丫頭見說到這裡，他就推故給我裝煙去了。這麼看起來，可不是這個緣故是什麼呢？」

林如海「唔」了一聲道：「我想才子佳人的事，從古至今相傳以為美談，殊不知相如、文君是原不可為訓的，即如《西廂記》上的故事，大傷風化而人反豔稱，可見都是人心不古的緣故。我常和崔判官玩笑，說他治家不嚴，不想這會子，竟輪到我頭上來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老爺只管放心，我們再也養不出那麼的女孩兒來。你想，黛玉如果像了崔鶯鶯，他又怎麼能會死呢？我久已有心，要在背地裡問問鴛鴦，只是成日家鼻子臉子的在一塊兒，又不好意思的當著人盤根究底的問他。怎麼得一個空閒，沒人的地方兒細細兒的把鴛鴦丫頭盤問他一番，這事可就水落石出了。」林如海想了一想道：「後日是清明佳節，陽間的人都要祭掃墳墓，我們這裡也要大開鬼門關，放亡魂出入收取金銀幣帛。我們預備下轎子，請老太太在城外遊玩遊玩，看看熱鬧，回來再到七十二司、十八層地獄看看那些受罪的人，這就得一整天的工夫。你想個方兒，把鴛鴦留在家裡細細的問他原故，豈不好呢？」賈夫人大喜道：「就是這麼著，很好。」夫妻二人計議已定，便收拾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賈夫人便把林如海要請賈母、鳳姐出城遊玩的話說了一遍。賈母、鳳姐素日最喜遊玩，聽了俱各不勝歡喜。

到了清明這一日，林如海便吩咐伺候預備了轎馬人夫。賈夫人推身上不大爽快，不能奉陪，又留下鴛鴦打荷包穗子。這裡賈母、鳳姐俱坐了大轎，賈珠騎馬在前引導，司棋、鮑二家的並幾個家人媳婦、丫頭們也坐了小轎，潘又安、焦大也騎了馬，眾星捧

月出府而去。

不言賈母等出城遊玩，且說賈夫人送了賈母去後，回到上房，遂把鴛鴦拉到身邊坐下了。鴛鴦笑問道：「不知姑太太有什麼荷包穗子打的，只管拿來教給我打就是了。只怕我的手段兒平常，打的未必能中姑太太的意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我那裡有什麼荷包穗子打的，你且坐下，我有一句要緊的話要問你呢。」

「鴛鴦側身笑道：『不知姑太太要問我什麼要緊的話？就這麼機密的樣兒。』賈夫人道：『前兒那一天，我問你們寶玉為什麼出了家，我聽見你說了句『總是為林姑娘來』，你二奶奶就連忙瞪了你一眼，你也就沒往下說。我瞧出他那個神情來，我也就不往下再問了。到底寶玉出家怎麼為的是林姑娘，這裡頭難道另有什麼原故麼？我因素常知道你的為人很好，爽直誠實，故此背地裡來問你，你可要細細兒的告訴了我，不要撒謊。』

鴛鴦道：「姑太太不問到這裡，我們也不敢亂說。姑太太既問我，我也不敢撒謊。這件事都是我們二奶奶把事情干冒失了。當日老太太接了姑娘到家，那時姑娘才五歲，寶玉才六歲，兄妹兩個一見了面兒就親熱的了不得，又都跟著老太太在一桌兒上吃飯，一牀兒上睡覺，比別的姊妹們分外的不同些。」賈夫人點點頭兒道：「後來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後來大了，因元妃娘娘省親，府裡又蓋了一所大觀園，娘娘又命他們姊妹們都搬進園裡去住。我們家的三位姑娘，還有薛姨太太家的寶姑娘，時常做詩，十分親熱。忽然有一天，姑娘的丫頭紫鵲和寶玉玩笑，哄他說蘇州姑太太家有人要接姑娘回南去呢。寶玉聽見心裡一急，立刻就瘋的連人事都不省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寶玉竟成了個傻小子了。後來怎麼治好了的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後來還是叫了紫鵲來對出謊來，說是哄他玩呢，這才漸漸兒的好了的。」

賈夫人道：「傻小子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姑太太想，這是他心裡想著將來必定要和林姑娘結親的意思。只是小人兒家，自己說不出口來。那時，我們大家都瞧出他的心事來，誰知老太太和太太只說他兄妹兩個是從小兒在一塊兒長大的，不忍分離的意思，並沒想到這件事上頭去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寶玉為了句玩話就會急瘋了，這是他心裡有我們姑娘了。」

不知我們姑娘心裡也有寶玉沒有呢？」鴛鴦笑道：「姑太太問的這個話，姑娘心裡怎麼沒有寶玉呢？如果姑娘心裡沒有寶玉，怎麼聽見娶寶姑娘就會病的死了呢？」賈夫人大驚道：「據你這麼說來，難道姑娘和寶玉有什麼沒禮的事情麼？」鴛鴦忙站起身來，答道：「姑太太怎麼疑心說起這樣的話來了。別說姑娘是讀書好強的性格兒，就是我們寶二爺他也是大家子的公子，府裡又有那些丫頭、老婆子們成日家跟著，那裡能夠做出沒道理的事來呢？總是他們兩個人素日彼此都存了個配合姻緣的私心，原指望著將來老太太給他們成全好事，不承望中間又有寶姑娘的一段阻隔，所以他們兩個人各不遂心，才鬧的死的死了，出家的出家去了。這會子老太太提起來，後悔的什麼似的了。」

賈夫人笑道：「這位寶姑娘的模樣兒，長的比我們姑娘怎麼樣呢？」鴛鴦道：「論模樣兒，也和姑娘差不多兒，都是長的怪俊的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到底比我們姑娘強不強呢？」鴛鴦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也不能強過姑娘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寶姑娘既沒強過姑娘的去處，老太太為什麼捨近而求遠呢？」鴛鴦笑道：

「這就是我們二奶奶的一點兒私心了，說寶玉有胎裡帶來的玉，寶姑娘也有和尚給的金鎖，這是天配的姻緣，所以一力攬掇著定下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據你說寶姑娘也是怪俊的模樣兒，怎麼寶玉還不願意呢？難道那會子給他定的時候兒，他自己不知道麼？」鴛鴦道：「原是恐怕寶玉不依，所以瞞著他，總沒教他知道。就是姑娘也不知道定寶姑娘的事。後來丟了通靈玉，又瘋病發了，老太太要娶過寶姑娘來衝一沖喜。臨娶時又怕寶玉不依，只得哄著他說給你娶林妹妹呢。那時姑娘在瀟湘館正病的著緊兒，二奶奶就說把姑娘的丫頭雪雁叫了過來，攙著寶姑娘拜堂，哄哄寶玉。誰知後來娶了過來，寶玉揭了蓋頭一看，見是寶姑娘，他就昏迷過去了。這邊正在忙亂，那邊就有人來說姑娘也去了世了。」

賈夫人大驚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們姑娘這不是自己尋了死了麼？」鴛鴦道：「姑娘頭幾天就病重了的，後來大約也是聽見娶寶姑娘的風聲兒了，未免事不遂心，病怎麼還能夠想好呢？」賈夫人道：「姑娘死後，寶玉也就沒想望了，為什麼又出家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姑娘死後，寶玉就成日家瘋瘋顛顛的，不時的痛哭。後來老太太去了世，我也就自縊了。他後來到底為什麼出家，我也就不知道了，估量著，他大約總為的是這一條兒罷了。」

賈夫人冷笑了一聲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我這才明白了。我想這件事雖是鳳丫頭的私心，也是老太太和太太希圖薛家是財主的意思，我想也不過是得一副好陪送罷了。」鴛鴦陪笑道：「姑太太不必多這個心，凡事總是個定數。況且，姑娘如今已經成了仙了，老太太也後悔的什麼似的。姑太太還提這個做什麼呢？」賈夫人道：「我並不是多心，我惟恐怕我的女孩兒給我打嘴，他既然沒什麼傷風敗化的事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寶玉出家不出家，給我什麼相干呢？我問你的這些話，老太太和你二奶奶回來，你可千萬莫對他們說。姑娘已是死了，還提這些個作什麼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姑太太見的很是，我也不敢對他們說，我要說了，這不是我在姑太太跟前翻了老婆舌了麼？」暫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賈母等出城遊玩，賈珠在前騎馬引導。出了酆都城東門，只見一條大河橫在面前，上面只有一道窄小長橋。橋上來往的行人，也有手裡拿著金銀的，也有背著包袱的，也有兩人抬著箱子的，鬧鬧哄哄，絡繹不絕。賈珠吩咐把閒人趕開，等我們過去了再走。那些人聽見了，都在兩旁迴避，橋上並無一人敢走。賈母等過了這橋，問賈珠道：「這是什麼橋，怎麼這麼樣的窄小呢？」賈珠道：「這條河叫做奈河，這橋就是奈河橋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原來這就是奈河橋了。成日家在屋裡坐著，誰知道外頭的事呢？還是出來逛逛的有趣兒。」說著，又走了一二里地，但見一片桃花間著萬株綠柳，十分有趣。賈母便叫住橋，畢竟是又有什麼原故且待下回再表。